



又一个浪头

張 鎮 江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又一个浪头

張鎮江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青年作者張鎮江同志幾年來的短篇小說選集。
“青春長在”“祖國，我來了”“春雨”等篇是描寫部隊生
活和軍民關係的；反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新面貌的，
有“一個農業社”“又一個浪頭”“拖拉機手和農具手”
“水到渠成”等篇。這些小說中細緻地刻劃了忠實於祖國的
榮譽軍人和服從祖國需要的轉業軍人；也生動地刻劃了農民
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的思想鬥爭和農村的新變化。

又 一 個 浪 頭

張 鎮 江 著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3/4 字數 52,0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9,830

統一書號 T 10072·165

定 價 (7) 0.26 元

目 录

祖国，我来了.....	1
青春长在.....	10
房东.....	17
春雨.....	27
一个农业社.....	38
又一个浪头.....	50
拖拉机手和农具手.....	64
水到渠成.....	73

祖国，我来了

四外靜靜地，已經是半夜了，副營長趙國光還是沒有睡着。

趙國光，是一個從來處事果斷的人。但現在却心情紊亂，一個答案也找不出來。他翻了幾個身，實實躺不住了，便一骨碌爬起來。坐了會兒，再次望望自己的老戰友，躺在另一張床上的劉營長，覺着不該驚擾他，隨即披了上衣，拿了電筒，輕輕地溜下床。

“轉轉去吧——”他心里對自己說。他每夜都起來查鋪，然而今夜和往常的心情可大大不同。

“慶生，你回來！”劉營長一躍坐起來了。

趙國光縮回跨出去腳，他心里一熱，約摸已有十五六年，他的戰友沒有這樣直呼過他的乳名了。在吸煙時，借着擦火柴的光亮，他看清楚劉營長的臉色，比平日更冷靜、莊嚴，根本沒有睡意。這使趙國光非常感動。

“你也一直沒有睡？”

“睡不着啊。”劉營長回答。

又沉默了。整整吸完了一支煙，劉營長才單刀直入地連問帶說：

“在作思想鬥爭嗎？搞通了沒有？這樣對你的身體是不利的！”

“是的，”赵国光苦笑了。“我考虑了很久很久，命令是必須服从的。不过，心里这个疙瘩很难解开呀！老刘，問題很复杂！你想想看，这么多年，是誰培养了我！教育了我！是爹娘嗎？不！是党，是部队的首長們！你說，我怎么能舍得？这真比离别父母还难呀！一句話，命令我服从。至于个人意見，我还是决心要和团首長們談談看。”

“很对，談談也好。”刘营長肯定地說。“組織上会很好考虑你的意見，然后給你指出前进的方向！”

“是的，老刘，我和你的想法一样。”赵副营長有些兴奋，“伙計！你最了解我，嗯——希望你支持我哟！”

“無論站在公私立場，我都應該支持你。国光同志，我确已替你再三考虑过，走上新的崗位，老实講，困难是多的。同志啊，要做好思想准备喽！”刘营長音調挺温和的說，“不管工厂也好，机关也好，……总不是部队。尽管我們的目的一致，都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，然而，它們的性質、任务却又絕然不同。在那里，班、排、連、营的組織是沒有的；你所最熟悉的‘班排进攻’‘步炮协同’‘移动防御’……在那里都是吃不开的。同志，假設說，你还是个指揮員，就必須學習新的‘战略战术’，那就是，如何提高生产，保証質量；領導某种性質的單位，完成党交給你的任务！……”

“唉！——”赵副营長搖着头，長長地噓出一口气。

刘营長說：

“困难嗎？当然。新东西，新东西，一切都是新东西呵！怎么办？要学，从头学，頑強地学！”

沉默。……

赵国光楞楞地立在那兒，一声沒吭。足过了三四分鐘，他才勉強說：

“謝謝你，老刘！……”嗓音也变样了。“現在心緒很乱，讓我个人冷靜的想想吧！”說着，兩三步迈过門檻，头也不回，走了。

“老赵！”刘营長打床上跳下来。想要追上去，再一寻思，又重新躺下了。說句真心話，他是舍不得离开赵国光的。

月明星稀，一片恬靜。这时候，战士們鼾声大作，睡得正香。赵副营長查罢夜，犹豫着往回走。虽是陰历三月天了，夜里还有些冷。他把披着的棉襖穿好，轉来轉去，来到一株合抱粗的楊树下，独自坐下了。

他沉思着，默想着，心眼里热辣辣的，腦子里忽閃忽閃地想到过去。

赵国光和营長刘超，都是晋中人。赵国光奶名叫庆生，刘超叫冬元，两个从小沒了爹。庆生十二岁，冬元十四岁时，伙在一姓錢的地主家放牛。冬元从小不爱說笑，有些大人样子，庆生却是个毛头火性，再淘气不过的孩子。可是他們两个很要好。冬元比庆生大兩岁，处处就像待弟弟似地关心他。譬如庆生爱爬树，冬元便說他：“磨爛衣裳誰給补。”剛清明，庆生要下草塘洗澡，冬元說：“別去，看冻坏了！”有一次，地主的斜眼兒子，硬要庆生爬在牛跟前，好蹬着他的背上牛背玩耍，庆生哪里肯，冒了火，沒提防却給地主兒搶先揍个耳光。冬元一边

瞅着，快气炸了肺，他扑上揪住地主兒的小辮，脫下一只鞋，不分腦袋屁股，摟头几下子，打的地主兒眼青鼻腫，一面大哭大嚎，一面真比兔子跑的还快！……

抗日戰爭爆發了。八路軍开到村里，動員打鬼子，实行減租減息。冬元和庆生走出地主家門，央求部队收留他倆。当时，部队东征西战，帶上兩個大孩子有困难，就把他們交給了地方游击队。此后，一对初生犢兒，跟着游击队，像出了籠的小鳥，南跑北顛，在晋中平原上，到处襲击着敌人。到了一九四一年夏，游击队扩大了，已有二三百人，又打了几次漂亮仗，受到分区嘉獎，并且編成了正規部队。刘营長当时在三連八排一班当班長，赵副营長是副班長。要說，事情也巧得稀罕，一九四二年“七一”他們兩個又在同年同月同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这以后，許多年来，他們一起战斗，一起生活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。

赵国光想着，不覺間，天空發了藍，艳紅的朝霞慢慢从树梢爬了下来。……天亮了。

赵国光打营部匆匆地奔出来，徑直向团司令部走去。

团長是紅軍老战士，年近四十五岁了。他高高的身材，寬胸脯，紅潤潤的方圓臉龐，虽然头頂禿了，但还蓄着稀疏的灰白短髮。在抗日戰爭初期，他曾經是一个年輕英俊的騎兵連長，所以直到如今，还忘不掉騎兵的生活，高兴时，爱揮舞一把得自日寇的馬刀。平日，总習慣穿条馬褲。团長这人精明干練，性格特別豪放，很有領導魄力。任何事情只要一考慮成

熟，坚决果断，毫不拖泥帶水。全团的战士和初級干部們，都感到团长十分亲切、和藹、可愛，像慈母一般；营一級的干部們，却覺得团长严厉、認真，要求高，很像一位严峻的父亲。

早晨，剛露头的陽光，温和地照着团长冷靜的面孔，他緩緩地来回踱着，仿佛很悠閑。其实呢，团长的头腦里始終在工作。他对赵国光的突然来临，再察顏觀色，心中早已預料到几分。团长对下級干部們了解非常深刻，特別是营一級的干部，他都打里到外摸透了，只要他看誰一眼，就宛如把你的头腦打开了，里面有些什麼問題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

如今他考慮着，分析着各种各样的問題，他严格地要求自己，要做到对党負責，对同志負責！因此，往日的赵国光，在他的腦海里活躍起来，忽而在戰場上，忽而在練兵中，忽而在接受他的命令和指示，……总之，是个忠誠、正直、坚决勇敢的好干部。团长不由得停在窗前，深鎖双眉，沉思地望着遙遠方向。

团长重新拿起赵国光的“报告”，一面沉思，一面看。赵副营長不时瞅瞅团长，心眼里像猫抓的一样，感到非常焦躁、不安。他是想了又想，最后鼓足了勇气来的。可是和团长一照面，当他举手敬礼并报告謁見事由的时候，把預先准备好的措詞全給忘啦。还是团长看透了，热情地接待了他。

团长审慎地把报告重又看了一遍，然后昂起头来，兩眼炯炯地凝視着赵国光，爽朗地說：

“哈哈，文法也还通順，只是太有些强詞夺理嘍！”說着，打开抽屜，取出一張表，平攤桌上。“来看，你的体格檢查表。这玩艺兒是科学，要相信哪！国光同志，怎么样，談一談你的意

見，憋在心里是難受的。”

趙國光肚里打好的一篇長長的發言，却只剩了一句結尾：

“團長同志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留隊服務！”

團長料有這一着，閃着眼睛，意味深長地問：

“為什麼非要留隊呢？”

趙副營長本來覺得這個問題再簡單不過了。可是團長一問，把他弄了個目瞪口呆。半天，找不出合適的話對答。只好含糊地說：

“啊！……我最……喜歡艱巨的任務！……”

團長听了竟笑出聲來。趙國光覺得很窘。團長問：

“艱巨的任務嗎？”

趙國光胸脯一挺忙說：

“是的！……”

“現在，如果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你去執行？”

“堅決完成！”

團長立起，興奮地說：

“好，好，好！能認識到這點，我想可以達成協議了。”

正巧在這時候團參謀長興沖沖地闖進來。喊着團長：

“老沈，老沈！……”他一眼瞥見趙國光，笑着叫：

“大早就串門子來啦！你們營長四處找你，要急死啦，快回去吧！……”

參謀長昨天到師司令部開會去了，團長也不知有什麼事，就附和說：

“赵副营长，午后我等你。……”

赵国光敬礼后快步走了。参谋长说：

“老沈，我在师部见到咱们一位贵客！你猜是谁？哈哈，真没想到！是老秦！拉着扯着，司令员不叫来，非请他的客。他答应饭后到这里来。哈哈，咱们准备迎接吧！……”

“来的巧啊！来的好啊！”团长兴奋得笑了。接着，他把赵国光的事讲了一遍，参谋长说，他从师部回来，半路碰上刘营长，已知道了个大概哩。

团长和参谋长相对笑了起来。……

副营长赵国光从团部出来，一路思前想后，并没有回营去。他不知不觉到了二连，和连干部们说了几句闲话，就一个人鑽到连长陈大兴的宿舍里，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。……

半日过去了。可是直到现在，他一边往团部走，还一面考虑：“真就这样决定了不成？……”

这时，团部里正热闹非常。参谋长说的“老秦”已经来了。老秦就是本团的前任秦副团长。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矮个子，人很精明，在任时，以嗓音嘹亮闻名全师。一团人集合，他喊声口令，从排头响到排尾。一九四七年在东北作战负伤，留在医院里。以后，听说他到地方上工作了，可是部队进了关，流动性很大，一直没有音信。现在他趁着休假，特地找来，才确实知道他居然在东北某工厂当起厂长来啦。

赵国光未到团部，老远就听得团长屋里喧嚷嚷嚷，传来一阵阵说笑声。他莫名其妙地紧走了两步，不提防团长的警卫

員風似地扑过来：

“副营長同志，快来快来！咱們秦副团長回来啦！……”

赵国光又惊又喜，問实在了，他忽然兴奋地叫：

“是他！是他啊！”

警衛員一閃不見了。秦副团長和团首長們已經迎到門前，赵国光見了秦副团長，一时因过分激动，楞住了。秦副团長跑上兩步，一面热烈地握着他的手，搖了几搖，一面說：

“不認識了？哈哈，……革命的需要呀！……”他停了笑，瞅着赵国光，很关切地說：“怎么？你瘦了啊！是不是有病？”赵国光心中一凉，嘆了口气，沒作声。团長笑着在一旁接过来說：

“病得不輕——是思想病啊！”

秦副团長哈哈一笑，說：

“老沈，你还是这样爱談諧！”

团長郑重其事地說：

“哪里哪里！帽子是定做的，不大不小。”說着，大家返身回到屋里，落了坐，又寒暄了几句。秦副团長認真問起来，团長也不客气，一五一十都說了。赵国光紅着臉，想笑也不好笑。秦副团長听了，思索一会，笑道：

“哈哈，想当初，我也是同样的呀！那段思想斗争过程，三天也講不完。不过，如今我可得出了結論——国家和人民需要我們到哪里，我們就應該在哪里欢呼一声：‘祖国，我来了！’”最后，他結束談話时說：“老赵，这是我亲身一点体会，千万不要認为我是来做說客的！哈哈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秦厂長是老經驗了，还犹豫不決嗎？”团長問。

參謀長也說：

“今天見到老首長啦，要學習他的精神。”

趙國光听了這一席話，沉默了許久，心中翻了几个過兒。

但他終於鼓起勇氣：

“團長同志！我……我想通啦！……”

大家都笑了。團長更是高興，他笑着說：

“我預料到的，我預料到的！你是如何弄清了這個道理的呢？”

趙副營長望望眾人，靦腆地笑着。他先加了個話帽，說自己在二連怎樣作了一番思想鬥爭，接着談到正題，他說：

“‘為什麼非要留隊呢？’我用團長的話反問自己。”

“這是我的‘家’，無論首長上級，戰友部屬，總的一句話，我們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誼；大家互相了解，便于幫助，和同志們在一起，覺着有依有靠，能夠發揮智慧、勇敢和力量！……啊……還有，工作熟悉，環境熟悉，這，這豈不對革命的貢獻更大！但我又馬上反問自己：‘趙國光，趙國光！你不是害怕困難吧？革命工作哪里還不是一樣的麼？’

“不，我是個共產黨員！敵人的大炮吓不倒我，怎麼向困難低頭！

“‘現在，如果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你去執行？’我想着團長問的話。也想劉營長曾對我說，‘离不开娘，終是沒出息的小子！’過去，我們出生入死，是為了人民的幸福，也就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社會！”他非常激動地，但也非常愉快地站了起來。

院內，好一片喧笑声。是刘营長和別營的干部們，得到了前秦副團長到来的消息都走来了。……

青 春 長 在

黎明……

春天，陽光非常慷慨，眨眼功夫，紅緞似的光芒，已經闖进病室，照亮了雪白的牆壁和病床。

門輕輕地开了，走进来值班护士吳曉雯。她抱着一套嶄新的軍服，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張病床的床头；又关心地把伤员們挨个看遍，这才悄悄地走到窗前，打开窗子……

啾啾——喳喳

啾啾——喳喳

高毅給鳥兒這一陣啼嘯吵醒以后，並沒有立刻睜开眼，困意纏着他，还想睡一會兒。因为，夜里兴奋过度，失眠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再也睡不着。他慢慢抬起懶怠的眼皮，就瞧見了自己床頭上的衣服。他凝視了半天，心頭上霍地涌起了無限愉快和幸福的感觉。……今天，他就要离开医院，离开這間給予了自己溫暖和亲切的病室……。翻了一个身，决心試一試自己的体力。他猛古丁来了个鯉魚打挺，霍地立在床上。真的！伤部連一絲痛的感觉也沒有了。不过，这一下可把吳曉雯吓了一大跳。她急轉头来，惊惶地望着他，一时，不知說什麼好。高毅抱歉似地对她笑了。自己心眼里却有了把握：虽然左

腿左手落下殘疾，但还有工作的条件！

“你瞧！”他盯着吳曉雯，完全像个頑皮的孩子。一面映着眼，意思像說：

“到底是我胜利了！”

高毅同志生在山西一个雇农家里，四岁的时候，爹娘無力撫养，把他卖給地主，換了五斗棒子。十二岁那年，地主又把他卖給了封建把头。从此，高毅开始下窑背煤。無冬無夏，兩年多的磨難，在煤矿里接触的人多，長了不少知識，他終於逃跑了。跑到太原鋼厂，当了学徒。当学徒的滋味虽并不比窑工甜，可是高毅遇見了个好工人。这人姓赵，三十岁冒头，表面上大大咧咧，还爱喝一壺，但有一把好手艺，又不發脾气。高毅知道他沒家小，可是下了班，他总像事情很多。日子長了，高毅看出来，有不少工人都很尊重他。

三年后，高毅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組織。原来老赵就是他們的领导人之一。不久，在老赵的幫助下，高毅他們四个青年工人，連夜穿过敌人重重封鎖，找到了八路軍部队；从那时起，高毅就参加了八路軍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曾三次負伤，立过大功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又立了特功。十几年来，高毅曾几度轉战在华北、东北战場，他爱东北的富饒，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。

但是，一九五〇年的冬天里，美国强盜逼近鴨綠江边了。帝国主义的炸彈，落在了新中国的土地上；落在千万战士舍死忘生地爭夺来的土地上；落在高毅的心坎上！爱国的人，哪个还能忍受得住！

十月二十五日，高毅和他的战友，领导着一支燃燒着复仇烈火的队伍，踏上了战火弥漫的朝鮮……

一营參謀長高毅同志：

……敌人妄想挽救全綫崩潰的局面，集中兵力，企圖增援。前部：一个步兵团，一个坦克营，正向你部陣地移动中。

……命令你坚决守住！不准敌人通过……

团长（签名）

政委（签名）

命令是坚决的，正确的，必須守住陣地。

陣地处于咽喉地带。左面是湍急澎湃的洪流，右面是崇山峻嶺、陡峭的山壁。敌人要想通过，这里是唯一的交通要道。任务是十分艰巨的。高毅在这一战斗里負了重伤。当护士把他搶救下来，抬到一个战地医院，他清醒过一陣。可是，耳鼓里还隆隆地响着炮声，根本不知道是在哪里。只是微弱地喊着：“陣地！陣地！”当医生激动地俯在他的耳旁說“放心吧！陣地守住了，它現在已是我們的后方”的时候，高毅的眼中頓時閃出一絲亮光，嘴唇抖擻了一下，慢慢地閉上了眼睛。昏迷过去了。

已經輸过三次血，这是第五天了。

高毅的情形很不好。护士畢淑媛坐在椅子上，靠近他的病床。她是个十九岁的姑娘，中等护士学校畢業生。她的眼睛帶着恐怖和憐憫的神情望着这个伤员。高毅渾身上下沒有

一塊好地方了。除了頭部以外，活像綳帶纏的布人似的，按這種情況看，准有一顆重炮彈炸在他身旁。

終於，這個頑強的生命闖過了最危險的關頭，他脫險了。畢淑媛含着興奮的眼淚，驚喜地注視着傷員微微睜開的眼睛。她高興得要命。高毅真正醒轉來了。但是，目前的一切使他發了呆。光綫充足，整潔肅靜的病室，聽不到爆炸聲，嗅不到火藥氣味的和平安樂環境。窗外遠處，有那么多高聳入雲，冒着濃厚黑煙的煙囪；眼前，是穿着白罩衫的醫生和護士。

“我負傷了？這是什麼地方？”

一問，他才知道已經回到祖國，躺在離前綫很遠很遠的東北的一個醫院里了。

高毅同志不是那種人，用不着為回憶過去而痛苦。黨教育他不惜精力，甚至不惜生命。在以後不短的日子裡，他整天默默地躺着，暗淡的眼睛，直楞楞凝視着窗外。他的容貌嚴肅，沒有絲毫痛苦的表情，一點也不呻吟，更沒有哭、鬧、發脾氣。在這樣一個人的面前，畢淑媛窘住了。但是，她急中生智，到底想出一個法子來。

“您喜歡讀書嗎？”護士畢淑媛問。

高毅沉思地望着她，微微把頭一點。

“念一段您聽好不？”她又問。

高毅有氣無力地說：

“好一吧。”

畢淑媛興奮極了，很快把預先準備下的書取出來，是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”縮寫本。她開始讀了，像朗誦詩歌一樣，不